

§ 東遊記(1)/希臘理性世界的邊緣

§ 赫勒斯滂 (Hellespont)



公元前 515 年的赫勒斯滂（今達達尼爾海峽 the Dardanelles Strait），正處於一個關鍵的戰略轉折點(不只是地理海峽，而是一個被波斯帝國牢牢控制的戰略走廊，此時已完全納入阿契美尼德帝國的行政與軍事體系。)它是連接愛琴海與普羅蓬提斯海（今馬爾馬拉海）的狹窄水道，分隔歐亞大陸，此時因波斯帝國的擴張而成為世界霸權爭奪的焦點。

當畢達哥拉斯抵達赫勒斯滂時，他先聽見的不是浪聲，而是號令。

在狹長的海峽兩岸，瞭望塔彼此可見，火盆與旗幟在風中回應。

船隻進出並非隨意靠岸，而需在指定的碼頭停泊，接受盤查與記錄。

波斯士兵身著長袍與短甲，神情冷靜，不似希臘重裝步兵那般張揚，卻自有一種不容質疑的紀律。

畢達哥拉斯第一次看見這樣的世界——

權威不靠演說，不靠城邦公民的辯論，而靠連續不斷的執行。

他隨商旅等候渡海。

港口裡的語言交錯：愛奧尼亞希臘語、色雷斯口音、呂底亞人的低聲討價，還有來自更東方的語調，如同陌生的音階。

稅吏在木簡上刻寫貨物數量，數字被使用得如此頻繁、如此實際，令他心中微動——數不再是哲學的象徵，而是帝國運作的骨架。

傍晚時分，他登上一艘由波斯許可航行的渡船。

船上除他之外，還有一名小亞細亞的祭司與一位巴比倫來的書吏。

書吏在甲板上觀測天色，口中低聲計算星辰的升落，並在濕潤的泥板上留下符號。

畢達哥拉斯凝視那些符號，意識到它們與希臘字母不同，卻同樣追求秩序——不同文明，竟以不同形式書寫同一個天空。

§ 赫勒之影

夜色沉到最深時，船身忽然微微一頓。

並非觸礁，也非逆風，而是一種難以言喻的停滯——彷彿水流在某一瞬間忘記了方向。

畢達哥拉斯原本閉目而坐，忽然感到額心一陣刺痛。(第三眼睜開)

在那視野中，海面不再是連續的黑色，而被分割成無數細碎的層次。浪的節奏錯落，彼此無法相除，像一首被刻意打亂拍子的樂曲。

就在那些錯位的波紋中央，他看見了她。



她並未站立在水上，也未沉入其中，只是懸停在「將要墜落」的瞬間。

濕潤的長髮垂下，衣袍在風中失去重量，身形纖細，卻無法以任何比例完整丈量。

她的下半身在水面以下消散，上半身卻仍保留著向前傾斜的姿態，彷彿仍記得那次飛行，卻再也無法完成。

——赫勒。

這個名字不是聲音，而是一種被世界遺留下來的命名殘響。

畢達哥拉斯沒有驚懼，也沒有祈禱，只在心中低聲問了一句：

「妳是否在此等待渡者？」

赫勒的影子微微晃動。那不是點頭，也不是搖頭。

她的聲音並非從空氣中傳來，而像直接浮現在他心中——斷裂、潮濕、帶著回聲：

「我沒有等誰。」

短暫的沉默後，她又補了一句：

「我是掉下來的。」

這回答毫無神諭的威嚴，甚至近乎平淡。
卻讓畢達哥拉斯的心忽然一沉。

他再問：

「那這裡，是妳的歸處嗎？」

赫勒的輪廓在水面顫動了一下。
畢達哥拉斯清楚地看見，她的身影在那一瞬間被拉成不等長的比例，彷彿這個問題本身就破壞了她的存在。

「這裡不是任何地方。」她說。「這裡只是我沒有抵達的那一步。」

畢達哥拉斯感到一種陌生的失衡。
他一生相信，萬物皆可由數與比例理解；
然而此刻，眼前的存在正是所有比例無法封閉的殘餘。

他最後問了一句，聲音幾乎只是念頭：

「我會不會像妳一樣？」

赫勒沒有立即回答。

海流再次轉向，船身開始前行。
就在第三眼即將失去焦點的瞬間，她的聲音低低地傳來：

「你會通過…但不會完整。」

下一瞬間，水面恢復連續。
浪聲歸於一致，彷彿方才的一切只是疲憊所生的幻象。

畢達哥拉斯睜開雙眼。

船已接近對岸，燈火在黑暗中拉出穩定的線條。
無人察覺異樣，水手們低聲交談，準備靠岸。

只有他知道，自己並非只是渡過了一道海峽——
而是第一次看見了世界拒絕完成的部分。

渡至對岸時，夜色已深。

海峽中的水流湍急，方向錯綜，燈火在黑暗中拉成破碎的線。

畢達哥拉斯忽然明白，赫勒斯滂之所以重要，不只是因為它連接歐亞，而是因為它逼迫一切行者承認：

世界不是連續的，而是必須被跨越的。

跨越，意味著服從、等待、被檢視——也意味著改變。

他在岸邊的一處驛站過夜。

那裡沒有希臘式的公共廣場，只有為行旅而設的院落與水槽。

牆上刻著波斯王的名號，並非為炫耀，而像一種無聲的宣告：

此地的秩序，來自遠方，卻無所不在。

畢達哥拉斯在燈下靜坐，忽然意識到自己長久以來追求的「宇宙和諧」，在這個帝國裡被具體化為道路、稅制與時間表。

翌日清晨，他離開赫勒斯滂，踏上小亞細亞的土地。

回望海峽時，他沒有留戀。

因為他已知道，自己並非只是渡過了一道水域，而是正式進入了一個以整個世界為尺度的秩序之中。

希臘的城邦在他身後縮小，而前方的道路，筆直地指向更遙遠的東方。

§ 安納托利亞(Anatolia)/小亞細亞(Asia Minor)

進入安納托利亞後，畢達哥拉斯很快察覺到時間的節奏改變了。



白日漫長，行旅沿著王道前行，山與高原在視線中緩慢展開，沒有希臘那樣密集的城邦，也少見喧嘩的市集。

這裡的土地遼闊而克制，彷彿要求行者降低聲音，才能聽見它真正的呼吸。

他在一處高原聚落停留數日。

聚落的中心不是神廟，而是一座水池與火壇。

火焰晝夜不滅，由不同族群輪流看守。沒有人向火祈求私願，只有在重大決斷前，人們才靜立其前，彷彿要確認自己的話是否能承受光與熱的檢驗。

畢達哥拉斯在那裡第一次感到，神性並不總是回應，而是注視。

沿途，他遇見記錄土地與稅賦的書吏。

書吏們不談哲學，卻對數字極為敏感：

地塊的長寬、水渠的坡度、牲畜的數量，都被換算成可管理的比例。

畢達哥拉斯注意到，他們使用的數並不追求完美，而追求穩定。

這使他反思自己過往對和諧的理解——

或許，真正的和諧並非無瑕，而是能長久維持。

夜裡，他在驛站外仰望星空。高原的天空澄澈而深邃，星辰的運行顯得比海岸更為緩慢。

同行的老者告訴他，星的位置會循環回到原處，正如王道上的信使，終會回到出發的驛站。

這個比喻令畢達哥拉斯沉默良久。他開始意識到，循環不是重複，而是一種被記住的回返。

夜深之後，畢達哥拉斯離開驛站。

高原的風在暗中流動，帶著乾燥的礦味與微弱的硫氣。他循著當地人口中的指引，走向山坡深處。沒有神廟，沒有祭壇，只有裸露的岩面與碎石。就在那片看似死寂的坡地上，火焰自石縫中靜靜升起。

它們不大，也不耀眼。卻沒有任何熄滅的跡象。

火焰貼近岩石燃燒，顏色偏白，偶爾泛藍，像是不願浪費任何一絲熱度。

畢達哥拉斯站在遠處觀察良久，確認那不是人為的火，也不是祭祀留下的殘燼。

這裡沒有供奉。只有持續。

當他再度感到額心那熟悉的壓迫時，第三眼已然開啟。

在那視野中，火焰不再只是光。它們有了節奏。

不是整齊的拍子，而是深而慢的起伏——
像一具被埋入山中的巨大胸腔，仍在不情願地呼吸。

火精靈皮羅斯自然地浮現身旁，如同火焰自己對其狀態的稱呼。

「你看見的是牠嗎？」皮羅斯的聲音不像平時的躁動，而像是熱本身的低語。

畢達哥拉斯沒有立刻回答。

第三眼所見，讓他無法用熟悉的比例來理解。

「我看見的，」他終於開口，「不是形體，而是殘留。」

火焰微微一顫。

「正確。」皮羅斯說。「形體早已被擊敗。留下來的，只是牠不肯結束的部分。」



畢達哥拉斯凝視火焰深處。

在那層層熱浪之下，他隱約察覺到一種扭曲的結構——像獅的力量、羊的重量、蛇的延續，卻彼此無法重合，只能在地下被迫共存。

「奇美拉。」他低聲說出這個名字。

火焰沒有否認。

「你們稱牠為怪物，」皮羅斯平靜地回應，「但對火而言，牠只是尚未冷卻的意志。」

畢達哥拉斯看見，火焰的數量並非隨機，它們的分布呈現某種近似比例，卻永遠無法完成封閉。

那不是和諧。而是被鎮壓後仍在嘗試排列自身的殘序。

「牠還活著嗎？」他問。

這一次，皮羅斯沉默了片刻。

「活…這個詞，太急了。牠還在燃燒，但不再前進。」

風穿過岩坡，火焰卻沒有因此擺動。它們只維持自己的高度，自己的溫度。

畢達哥拉斯忽然明白，這不息之火不是警告，也不是威脅，而是一種展示：

有些存在，即使被神與英雄擊敗，仍會以自然的形式留下來，成為世界必須承受的一部分。

他向皮羅斯微微頷首，沒有行禮，沒有祈求。

「你會記住我嗎？」他問。

火焰輕輕升高了一瞬。

「火不記名字，」皮羅斯回答，「只記得誰曾看見。」

第三眼隨之閉合，火焰再次只是火焰。

畢達哥拉斯轉身離去，沒有回頭。

身後的山坡仍在燃燒，如同一段被壓入土地的古老歷史，不被歌唱，卻永不熄滅。

在安納托利亞的最後一夜，他獨自坐在道路旁，聽風穿過草原。

沒有歌聲，沒有神諭，只有遠處驛站微弱的燈火，標示著路仍在前方延伸。

他明白，自己在這片土地上學到的，不是一套新的教義，而是一種態度：

在更大的秩序面前，先學會靜默，再談理解。

翌日清晨，他再次踏上王道，向東而行。安納托利亞留給他的，不是故事，而是一種重量——

那重量提醒他，世界並非等待被解釋，而是等待被承受。

§ 待續

接下來往幼發拉底河，巴比倫前進…

後記：

1. 希臘理性世界的邊緣：奧林匹斯山(皮耶里亞)、色雷斯、赫勒斯滂 (Hellespont) 到小亞細亞 (安納托利亞)，穿越達達尼爾海峽米西亞、呂底亞舊地。愛奧尼亞文化仍在，但已波斯化。理性仍在，但不再自由，這是一段可以讓畢達哥拉斯第一次動搖對希臘文明的信心的路程。
2. 赫勒斯滂 (Hellespont，今達達尼爾海峽) 之名，源自一則古老的希臘傳說。

相傳，波俄提亞國王阿塔瑪斯之女赫勒 (Helle)，與其兄佛里克索斯為逃避繼母的迫害，乘坐金羊毛的飛羊自希臘飛往小亞細亞。途中，赫勒自高空墜落，溺死於海峽之中。後人遂以她之名，稱此水域為「赫勒之海」。

在古典文獻中，赫勒並非女神，也未留下復仇或顯靈的故事。她的死亡沒有結局，只留下地名，成為一段被世界迅速吸收的悲劇。正因如此，赫勒常被視為「未完成的旅程」與「中斷的跨越」的象徵。

「赫勒之影」，並非直接出自任何單一古代文本，而是基於希臘神話對未完成之死、未歸之魂、邊界水域的觀念所作的文學詮釋。她不是具體的幽靈，而是一種殘留於過渡之地的存在——介於墜落與抵達之間，介於被記住與被遺忘之間。

3. 安納托利亞南部的呂基亞 (Lycia) 地區，自古以來即以「不息之火」聞名。當地山坡與岩縫中，天然氣長年自地底逸出，形成終年燃燒、不假人力的火焰。此現象在古代並非祕密，斯特拉波 (Strabo) 與普林尼 (Pliny the Elder) 等古代作者皆曾記錄，並指出該地火焰在夜間尤為明顯。

在古希臘神話中，呂基亞正是怪物奇美拉（Chimaira）的棲息地。奇美拉被描述



為獅首、羊身、蛇尾的混合怪獸，能噴吐火焰，後來被英雄柏勒洛豐所擊敗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部分古代理解並未將奇美拉視為「徹底消失」的存在，而認為牠的火焰與氣息仍殘留於山中。

因此，在古人的想像裡，呂基亞的不息之火並非單純的自然現象，而被視為奇美拉遭鎮壓後留下的痕跡——一種被擊敗卻未完全終結的古老力量。火焰成為神話與地理交疊之處：怪物不再現形，卻以自然的形式持續存在。

這裡所描寫的「夜訪不息之火」與奇美拉殘息，正是基於這種古代理解加以文學化詮釋：在某些土地上，神與怪物或許早已退場，但它們留下的，不是故事，而是仍在燃燒的世界本身。